



南軒先生論語解卷第六

先進篇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野人君子由後人之稱也前人之禮樂務其質而

於文有所未足後人則習其文而日盛矣惟其文

之盛故以前輩為野人而自謂為君子文勝而過

質則於禮樂之實反有害故聖人思反本而有從

先進之言程子曰若用於時救文之弊則吾從先

進小過之義也今也純儉吾從衆奢則不遜儉則

固與其不遜也寧固此之謂也或曰然則從周之

說奈何蓋文莫備於周大體固當從周而其末流

文勝之弊則不可以不正也從先進與從周固各

有義耳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

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

游子夏

從夫子於陳蔡者自顏淵而下當時偶不在門故

夫子思其時人才之盛而稱之所謂言語政事文

學皆由一道入而有所自得者至於德行則默而

成之以造其全蓋不可以一事名也彼三者未免

利仁之事進乎德行者則安仁之事也

三才六二

南軒論語解卷六

一

通志堂
周文敏

大清
天
民
國
十
年
十
月
十
日
藏
書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常人聞夫子之言不能疑而問與問而不當固無所助也學者則有助矣疑而問問而益得以發其精微若子夏之起予是也謂顏子非助我者以其於吾言無所不說蓋回聞夫子之言無不得於其心而無疑之可復故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間與禹吾無間然之間同凡有所未盡則有間而可言處之盡其道入無得而間然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三復白圭之章其感於中者深矣謹言如此則謹

行可知言者人之所易故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止

必若顏子而後謂之好學他人皆不得與焉則聖門問學之方蓋可知矣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聖人正大之情天地之情也才不才亦各言其子謂才與不才雖異而彼此均爲其子也鯉雖不可以並淵然在己則子也無椁則亦已矣淵雖賢而

父之葬子也亦稱家之有無而已又何必強爲之
椁乎夫子視淵固猶子也不得舍車於鯉則亦不
得舍車於淵矣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顏淵死子哭之慟從
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謂天之喪已者以顏淵之死而卜天意懼斯道之
不傳也哭之慟而從者曰子慟矣門人恐聖人哀
之過也聖人有過乎情之至而不自知其慟故曰
有慟乎然謂非夫人而誰爲則其節固在乎其中
矣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
回也視子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
子也

葬以禮者謂得其理也顏子簞食瓢飲居於陋巷
及其死門人乃欲厚葬之則失其理矣夫子止之
而不可得謂回雖視子猶父而已不得視之猶子
以有顏路故也其曰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其誠於
幽明之際如此顏子之在聖門門人莫先焉故於
其喪也門人記夫子之所以處之者甚詳所謂仁
之至而義之盡者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
曰未知生焉知死

人以鬼神與死爲異事而不知其爲常也蓋不越於理而已由聚散故有死生由幽明故有人鬼能事人則能事鬼矣知生則知死矣事人者事君事親事長之類是也知生者知所以生也然則所謂事鬼神之理與死之理豈外是乎哉故君子之於學務於其近而已而其遠者莫之能違也若異端則以鬼神與死別爲一說驚怪恍惚而其失莫之窮也

閔子侍側閭閻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一於篤敬故閭閻進於和樂故侃侃直而果故行行有諸中形於外莫揜也故夫子樂其實焉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謂如由之氣象蓋有不得其死之理此爲疑之之辭而因以警之也孔悝被劫子路死之誠不可以不死謂之不得其死不可也然其從孔悝則有爲之死之理始擇之未善也則不幾於不得其死乎若比干則可謂得其死者矣然則求生以害仁者謂之不得其生可也子路雖不得其死而與是類固不可同日而語矣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口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先儒謂長府爲藏貨財之府貨財之府無過而改

爲得無示人以崇利聚斂之意乎故閔子以爲當仍舊貫而不必改也言必有中者中於理也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以瑟爲言者蓋瑟之聲音象其中之所存也子路之氣稟偏於剛雖其學之有至氣質不爲不變然於其所偏終有化之未能盡者在聖人之門爲有未和也斯言所以警子路而進之而門人聞此遂有不敬子路之意蓋未知子路之所至與夫聖人發言之意也故復從而開曉之夫自得其門而入以至於升堂其爲次序淺深亦已多矣其於用力

四百三

南軒論語解卷六

五

通上堂
范震生

亦可謂至矣獨未及夫閭奧之地耳由室而言在堂者則爲未至所當勉以進也由宮牆之外而望其升堂者則不亦有聞乎聖人斯言非特以發明子路亦所以使門人知學之有序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

子張高明故常開擴子夏敦篤故常收斂開擴則未免於有過收斂則未免於有不及然二子之過不及甚微特未得其中而已夫子謂過猶不及過與不及爲未得其中則均也今以論語所載二子之言行觀之其所過與不及者蓋亦可得而見矣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此哀公十年用田賦之事也冉有時爲季氏宰攻之國語蓋嘗以此事訪於夫子而卒莫之救以冉有爲宰之時而季氏之賦倍他日此夫子所以有聚斂附益之歎而孟子又發無能改於其德之論也冉有旣爲季氏之臣所當救正其非使之由於法度今旣不能正而又順其所爲私門益以封殖則公室益以衰弱此求之所以得罪於聖門爲深也原求所以至此蓋不能如閔子見幾而作因循陵遲而不自知也有志於學者亦鑒諸

三十三

南軒論語解卷六

六

通志堂
黃震生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嘯

愚則專而有所不通魯則質而有所不敏辟則文煩嘯則氣俗此皆其氣稟之偏夫子言之使之因其所偏矯厲而擴充也然曾子之魯其爲學篤實故卒能深造於道非唯質不足以病之而適所以成之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

中

顏子之庶幾於聖人以其屢空也空者意必固我不留於中也然猶曰屢焉特未若聖人之純焉耳聖人則絕四矣顏子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

之未嘗復行者也。賜不受命而貨殖，賜之貨殖亦豈如他人哉？特未免有意於豐約之間耳。此則於天命之自然者爲不能受其正，而其聰明所及億度而多中焉。以其資稟之高故也。然億而屢中則不能以皆中也。苟惟天理之安，則不待於億而無往不中矣。聖門惟子貢聰明，亞於顏子，故聖人嘗問以與回孰愈，而於茲又發此義，所以進之者遠矣。程子曰：「此亦子貢始時事耳，其晚歲所進蓋不可以是論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程子曰：「所謂善人者，不爲不善也，故不必踐舊迹。」

四百九

南軒論語解卷六

七

通志堂

四書

而已有不善，則能改之矣。雖然，亦不能造道之遠。奧也。苟能之，則賢遠也不止爲善人而已。或曰：善人者，未能有諸己乎？曰：不能有之，則安得善然？所謂有諸己者，蓋亦有淺深。故善人謂其不能有諸己，則不可然。謂其盡夫有諸己之道，則亦未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惟其言之篤厚，是與當與其君子者乎？與其色莊者乎？君子謂行稱其言者，色莊謂行違於言，居之不疑者。此言取人當聽言而觀行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

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聞義固當勇於爲然有父兄在則亦有不可得而專爲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其勇蓋如此於所當爲不患其不能爲也特患爲之之意或過焉而於其當稟命而行者有所闕焉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爲者逡巡畏縮而爲之不力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無過不及之患其成德達才之道可謂至矣

三百五十六

南軒論語解卷六

八

通志堂
國甫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夫子以顏子之後而憂其或不免若顏子之言之意則謂夫子免於難則已亦何敢果於死聖人微服而過宋爲死之傷勇故耳則顏子亦烏得果於死哉然或不幸而不得免焉則亦有之矣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季子然樂由求之從已而稱之爲大臣故夫子小
之而爲之言大臣以道事君之事道謂正理不可
謂不合於正理也有不合於正理則爲大臣者必
從而止之由求爲季氏之臣坐觀其失而不之止
是不以道事君也直尸祿備數而已故曰具臣然
則從之者與季子以其不能止則當無不從也方
是時季氏無君之心已著矣謂弑父與君亦不從
者非惟言由求所長抑可以使之聞而懼也或曰
弑父與君亦不從何必由求而能之曾不知順從
之臣其始也惟利害之是徇而已履霜堅冰之不
戒馴至蹉跌以至於從人弑父與君者蓋多矣如

荀彧劉穆之之徒其始從曹操劉裕之時亦豈遂
欲弑父與君哉惟其漸浸順長而勢卒至此耳雖
然自弑父與君以下苟一事不以道而苟從之皆
爲失大臣事君之義如由求未免乎是也至如他
人之因循以陷於大惡則由求不至乎是也然在
聖門固亦不免於具臣之譏矣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
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
佞者

子羔學未充而遽使爲宰其本不立而置之事物
酬酢之地將反戕賊其心矣故夫子有賊夫人子

之歎夫民人社稷固無非學而學固不獨在於書籍之間然學必貴於讀書者以夫多識前言往行古之人所以畜德者實有賴乎是德立於已而後可以言無適而非學也至於上聖生知之流宜莫待乎讀書矣而夫子每以好古爲言蓋聖雖生知而亦必由是以成之也如子路之言將使學者以聰明爲可恃而無復敦篤潛泳之功其甚至於廢古而任意爲弊有不可勝言者原子路發是言特禦人以口給耳而不知其失之若此也故夫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所以責之之深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

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旣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八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

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
言不讓是故哂之惟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
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惟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
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聖人因四子侍坐之際從容以問之將使之深省
且有發也三子之對皆非偶然而爲是言所謂可
使有勇且知方者蓋有勇而無義則亂勇而知方
教之所行也所謂可使足民者使百姓均平無不
足之患也言三年而可使如此其先後條貫素定
於胷中而知其然也所謂願爲小相者習乎先王
禮文之事也三子者自體察其力之所至此皆言
其實也向使用力不素驟聞聖人之問非茫乎無
所措則泛然肆其說矣至於曾皙則又異乎是其
鼓瑟舍瑟之間門人記之如此之詳者蓋已可見
從容不迫之意矣言莫春之時與數子者浴乎沂
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吟咏而歸蓋其中心和
樂無所係累油然欲與萬物俱得其所玩味辭氣
溫乎如春陽之無不被也故程子以爲此即是堯
舜氣象而亦夫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之意也皙之志若此自非其見道之明涵泳有素
其能然乎然而未免於行有不揜焉則以其於顏
氏工夫有所未能盡耳夫子以三子之言之實也

故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禮者爲國之理也言之不讓則爲廢禮而失所以爲國之理矣如求與赤則庶幾乎能讓者故復因以稱之

顏淵篇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克盡已私一由於禮斯爲仁矣禮者天則之不可踰者也本乎篤敬而發見於三千三百之目者皆禮也曰一日克己復禮者此言克己之至也天下

四〇七

南軒論語解卷六

十二

通志堂

國甫

歸仁者無一物之不體無一事之不該也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言爲仁在己用功非他人所得而與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克己之目也勿者禁止之辭用力之要也不言思者程子四箴所謂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或曰克己之功自始學至於成德皆所當從事乎曰然始學者當隨事自克覺其爲非禮則克之克之力則所見漸深所見深則其克也益有所施矣及其至也苟有一毫人爲皆爲非禮克之功猶在所施至於大而化之則成乎天而後無所用夫克矣夫以顏子聞夫子之言宜其默識心

通而方且問克己之目而請事斯語此顏子之學
聖人所以爲有始有卒也學者果欲從事於聖門
則可不以顏子爲準的哉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
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
敏請事斯語矣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蓋平日之涵養一
於敬故其出門使民之際皆是心也已所不欲勿
施於人強恕者爲仁之方也凡人有欲而不得則
怨若夫平易公正欲不存焉則已無所怨於人和
平之效人亦何所怨於己哉故曰在邦無怨在家
無怨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
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人之易其言者以其未知用力也用力愈深則其
言也愈不敢易矣故仁者之言必訥以其爲之之
難也司馬牛蓋易其言者故夫子以此告之使之
深省乎用力之難而勉之也觀牛聞夫子之言而
遽曰斯謂之仁矣乎則牛之易其言可知矣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
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司馬牛蓋多憂者故因其問君子而以不憂不懼

告之不憂不懼固足以盡君子之道也若牛之意則以爲漠然忘其憂懼而已疑以爲未足以言君子也不知聖人之所謂不憂不懼者以夫內自省察無所愧病故得其樂而物莫之嬰也能進於是非君子乎曾子之守約蓋此也使司馬牛而知所從事則勉之於已而已不然徒膠擾於憂懼之域而何益乎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牛之兄弟司馬騶也牛以其爲惡不能以自保也

四
方
士

南軒論語解卷六

十四

通志堂
居生

故有孤立而亡兄弟之憂若子夏之意則以在外者不可以強求而在己者可得而修勉故知死生之有命則當受其正而已知富貴之在天則當行吾義而已張子曰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夫死生則有命富貴則在天君子夫何爲乎以敬而無失爲主其接人則恭而有禮而已敬而無失在己居敬而不違也恭而有禮待人恭遜而中節也此乃人道正理以行於世而人自樂親之四海之內何莫而非兄弟是則何孤立之憂乎易所謂顯比者是其義也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

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呂氏曰譖者毀人之行愬者愬己之私浸潤者漸
進而己內有所未入膚受者面從而己心有所未
然明者知幾遠者慮終必拒其始然後譖愬不得
行不然則始雖漸進久則言入始雖面從久則心
然茲說備矣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
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
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生則有死人之常理至於無信則欺詐傾奪無復
人理是重於死也夫食與兵固爲急務然信爲之
本無信則雖有粟而誰與食雖有兵而誰與用哉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
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
之鞣猶犬羊之鞣

文猶質質猶文言文質相似俱不可無也虎豹之
鞣猶犬羊之鞣言苟文可去則虎豹之鞣與犬羊
之鞣何異此可見文質之俱不可無也夫有其質
則有其文質者文之本而文者所以成其質也質
立矣而文生焉體用兼備表裏兼資君子所以爲
彬彬也

袁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

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哀公以用不足爲憂而有若之對循其本以告之夫徹者周家什一之法徹法行而百姓無不足之患百姓足則國斯強固而君以安榮亦無不足之憂矣儒者謀人之國未有不循其本而言之也使哀公思夫二之猶不足而有若乃欲損之以爲足國之道在乎是則庶乎知爲政所當損益者矣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旣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四百六

南軒論語解卷六

十六

通志堂
世求

崇德辨惑修身切要之務也以忠信爲主而見義則徙焉則本立而日新德之所以崇也不主忠信則無徙義之實不能徙義則其所主亦有時而失其理二者蓋相須也人之生死有命豈容我欲之乎以愛惡之私情而欲人之生死其爲惑也不亦甚乎推此一端則凡欲之而妄者皆惑也引詩爲證言此其誠實之不富祇以自取異云耳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爲政以敘彛倫爲先彛倫不敘則節目雖繁亦無

以順治矣君君臣臣父子子此彝倫所爲敘也雖堯舜之治亦不越乎此貴於盡其道而已楊氏曰景公雖知斯言之善而不能反求其所以然所謂說而不繹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聽獄之辭以片言決其是非而人無不順聽者則以其平日之履行有以信於人故也記語者復載其無宿諾之事古注訓宿爲預尹氏曰不預諾所以全其信也蓋推此一端則可見季路平日所以自盡者宜其有以信於人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三言九十五

南軒論語解卷六

一七

通志堂
化之

聖人之意不以聽訟爲能而以無訟爲貴也夫人之所以至於爭訟者必有所由而然於其本而正之則訟可止也故教之以孝愛而悖慢之訟亡矣教之以禮遜而傾奪之訟亡矣以至於均田有制民得其養而田野之訟何自而興昏姻以禮不失其時而昏姻之訟何自而興凡此皆使之無訟之道也況於在聖人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有同於化育之功者乎記語者載此以承上章則有以見仲由之道爲未弘也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以子張之難能其於爲政之方不患其不能知而

行也所患者誠意不篤有時而或倦徇於其外有時而不實耳居之無倦則誠存於已行之以忠則實周於事克之則聖人之所以爲政者亦無越乎此也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解見前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君子克其忠愛之心於人之美其樂之如在己也從而扶持之又從而勸長之惟欲其美之成也於人之惡則從而正救之不可則哀矜之惟患其惡之成也若小人則以刻薄爲心幸人之有過而疾人之勝己則非徒坐視其入於惡又從而擠之非徒欲其美之不成又從而毀之君子小人之所操存未嘗不相反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爲政之本正己爲先帥以正則無敢不正者蓋己正而後教之則人樂從之不然雖刑罰日施亦莫之禁矣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橫渠張子曰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子必

不竊故爲政者先乎足民使民無所不足則不見
可欲而盜心息矣蓋盜生於欲之不足使之足乎
此則不欲乎彼此古人弭盜之原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
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
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在上者志存於殺則固已失長人之本矣民亦將
以不肖之心應之又焉能禁止其惡乎欲善者欲
民之善也所謂以人治人也是心純篤發見於政
教之間民將率從丕變如風之所動其孰有不從
者然則民之所以未之從者則吾欲善之誠不篤
而已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
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
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
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
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聞與達異聞謂人知之達謂道行於家邦也若有
求聞之異則其心外馳矣烏能達乎以質直爲尚
而好義則能實進於善矣察言而觀色則酬酢之
方進退之宜皆有以審處矣慮以下人則能自克
其驕矜之意矣若是則處已處人皆得其道其何

往而不可行乎固不問夫人之知與不知也色取
仁而行違者其色若有取於仁而中心不然若是
者雖欲以竊取一時之譽而自心以及家邦豈復
有可行之實哉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
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
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樊遲於夫子從容於舞雩之時而有問焉所謂崇
德修慝辨惑者亦可謂之切問矣故夫子善之先
事後得先其所事而不計其得此德所以崇也若
先有求得之心反傷於德矣攻己之惡而不暇攻

人此慝所以修也若專意於攻人之惡則其心先
有害而於己亦莫之省矣忿之不忍至於忘身以
及親此惑之大者也是可不謹於微而懲其源乎
此三者皆修身之要務斯須之不可忘者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
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
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
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
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原人之性其愛之理乃仁也知之理乃知也仁者
視萬物猶一體而況人與我同類乎故仁者必愛

人然則愛人果可以盡仁乎以愛人爲可以盡仁則未可而其所以愛人者乃仁之所存也至於問知而諭以知人者亦猶是耳樊遲未達疑其未可以盡也夫子復告之以舉直錯諸往能使枉者直言知人之功用如此遲猶有疑焉而訪之子夏觀遲之在孔門雖資稟之鈍然亦務實者故凡遲之所疑者在他人則亦忽而不之疑也其於師友之際問辨之不置如此子夏聞夫子之言而富之舉舜湯之事以擴其心於此蓋可見知人之爲大矣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忠告者有不善則告之而無隱也善道者以善誘掖之也斯二者亦足以盡友道矣苟其不以爲可則止焉蓋友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有止之義若強聒焉非徒無益反以自辱傷友道矣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朋友講習與夫攝以威儀莫非文也爲仁固由己而亦資朋友輔成之輔云者左右翼助之意蓋非惟切磋之益其從容淡洽相觀而善所輔爲多

南軒先生論語解卷第六

三百五十五

南軒論語解卷六

三

通志堂
荜震生

南軒先生論語解卷第七

子路篇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身率之於前而勸相之於後充此固足以盡為政
始終之道矣而子路猶請益焉則告之以無倦使
之敦篤乎是二者而已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
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先有司則事有所任赦小過則人得展其才舉賢
才則可以成治而善俗為政亦不越是三者之為
要矣人才誠未易知也故仲弓有焉知賢才而舉

三百九

南軒論語解卷七

一

通志心堂
王相臣

之之問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此立賢無
方之公心也然則又奚患賢才之不聞哉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
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
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
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
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
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此雖為衛國而發實為天下國家之要也正名之
道莫先於人倫之際當時衛國自其人倫蓋已不
正矣故夫子首以為言以子路之賢而以為迂迂

謂其難行也。聖人以爲野者以其不闕其所不知也。於是爲之言正名之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凡在天地間。洪纖高下。是非美惡。有其物有其事。則有其名。蓋理之所定也。名之不正。則洪纖高下失其倫。是非美惡紊其宜。言之斯不順矣。言之不順。則咈於人心。而人莫之服事。之所以不成也。事不成。則失其序。而不和。禮樂之所以不興也。禮樂不興。則必至於從事於刑罰。以強人之從。已則刑罰不中。而民無所措其手足矣。名之不正。其弊蓋至此。若夫君子則其名必可言。其言必可行。言未嘗有所苟。以其正名爲先故耳。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樊遲請學稼圃之意。以爲在上者當盡力以先民也。夫子荅以不如老農老圃。謂非君子所當事者也。樊遲旣出而復申言之者。遲無以復而義有未盡也。小人云者。爲其所見者。小人之事也。孟子所謂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正本此意。夫上之所好。下之所從也。而有弗從者。好之未至焉耳。上好禮。則篤於恭讓。故民視之而莫不尊敬焉。上好義。

則動而得其宜故民心爲之厭服焉上好信則誠
意下孚故民亦用其情而無敢欺焉感應之機固
不遠也是非徒有以得其國之民四方之人莫不
願爲之氓矣區區欲下從農圃之事以得民者其
亦小矣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
雖多亦奚以爲

人情事理皆具於三百篇之中故誦之而可以達
政三百篇皆易其心而後語得其所以言者也故
誦之而可以專對若誦詩矣而於此二者無得焉
則是誦言而忘味者也

三百章

南軒論語解卷七

三

通志堂
李公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從違之本不係於令係於所以示之者何如耳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衛之先固兄弟也而方春秋之時二國之政陵
夷亦無以異也故聖人歎息焉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
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無求富之心於其合也完也美也而皆曰
苟焉則其欲不競於物可知矣此所以爲善居室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
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庶矣則當富之富矣則當教之聖賢仁民之意無窮而施之爲有序也冉有亦可謂善問矣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期月而大綱立三年而治功成然三年之所成者即其期月所立之規摹者也充之而已矣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善人相繼百年之間其教化之所及亦可使民不由於惡若夫進乎此則其風化固不止於此也故繼之以王者必世而後仁焉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三〇〇

南軒論語解卷七

四

通志堂
辛公

使民皆由於仁非仁心涵養之深仁政薰陶之久莫能然也此則非善人之所及矣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聖賢之論爲政未有不本於正身者也正其身矣則其推於有政亦是理而已身且不能正其於正人若之何哉後世之治未有能使人心悅誠服者以此也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事止於一事而已若政則綱紀存焉政雖有但爲

一事者而其所該固非止乎是事而已也季氏之所爲冉子之所得與者事耳苟有意於政則豈有不咨於孔子者乎冉子以事爲政聖人辨之亦因以警之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此二言者興喪之端實分焉蓋知夫爲君之難則

習六

南軒論語解卷七

五

通志堂

洪請

必思所以自勉者而其易將至矣惟樂其從而不及察其不善則讒諂面諛之人至與之俱淪亡而後止矣聖人之言含蓄而無弊故問一言可以興喪則以爲言不可以若是而舉其幾者焉幾近也旣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必曰如知爲君之難而後以爲幾焉旣曰惟其言而莫予違必曰如不善而莫之違也而後以爲幾焉亦可見立言之密矣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近者樂其澤遠者慕其風此政之善也然未有澤不及於近而能使人慕之者也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

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欲速則期於成而所為者必苟故反以不達見小利則徇目前而忘久遠之謀故反以害大事不欲速不見小利平心易氣正義明紀為其可繼而已矣以子夏之規模夫子恐其小成也故以此告之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直者順其天性而不以人為害之者也父子之親性之理也其更相為隱是乃若其性之自然而非有所加於其間也若於所當隱而不之隱則是逆

三才

南軒論語解卷七

六

通志堂
洪甫

天性之理斯為不直矣世之循名而不究其實者其於君臣父子之際拂其所以為直之理幾何其不若是哉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居處恭亦敬也端莊儼恪之謂執事敬當是事則主是事也與人忠無敢欺無敢慢也要須從事之久則下學上達意味日深仁其在是矣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以言其工夫不可間斷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

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筭也

聖人三荅子貢之問雖有淺深然皆篤實爲己之事士之爲士以實爲貴也行已有恥不爲不義也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周於用也宗族稱孝鄉黨稱弟雖未知其見於用何如然其孝弟之行已信於人也至於言必信行必果雖有未能合於義而亦區區庶幾期於自守者小人云者謂所見之小耳子貢初有疑於今之從政者於是而知夫子之意有在則又以爲問焉程子曰志苟急於斗筭惟恐其不能暴見也蓋徇外而不務實則不可謂之士矣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中行謂中道上行者狂者所見高明而行有未及乎其見狷者所守堅確而見有未得乎其理不得中行則斯二者亦可以與之進而裁之於中也蓋狂者力行以踐之則其見不差狷者致知以明之則其守不失而中可得矣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巫醫專精於祭祀疾病之際非無恆者所可爲也無恆者雖巫醫且不可爲也聖人善斯言而引易之爻義謂不恆其德者必至於羞辱承之又斷之曰不占而已矣謂理之必然不待占決而可知也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和於理也同者同其私也和於理則不爲苟同同其私則不能和義天理人欲不兩立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鄉人皆好之皆惡之未可以其人爲善也蓋鄉人

三百六十九

南軒論語解卷七

八

通志堂

開石

有善惡則其好惡不容不異若皆好之恐未免於同乎流俗也若皆惡之恐未免於崖異絕世也故不若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則其爲善誠善矣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易事者平恕之心也難說者正大之情也其所說者義理而已非說人之說己也故說之不以道則不說與人爲善而取人不求備故使人則器之小人則徇於一己之私而已故順己則喜而不察其

非道也勝已則忌而惟欲責其全也此公私之分也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泰者心廣而體胖驕者意盈而氣盛也驕則何由泰泰則奚驕之有然而能不驕矣而未之泰者則亦有之蓋雖能制其私而涵養未至未免乎拘迫者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剛毅木訥言其質也剛則所執者強毅則其行必果木者質樸訥者澀鈍反是其去仁遠矣雖然有剛毅木訥之質亦從事於學而後可以至於仁不

三

南軒論語解卷七

九

通志堂

然其質雖近仁而亦莫由進也一本云計較作爲害仁爲甚故以剛毅木訥之質爲近仁焉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切切善道相磨之意偲偲思慮相成之意朋友之間不越是二端而已至於兄弟則特可言怡怡焉以怡怡爲主而所謂長善救失者蓋亦在怡怡之中矣若有害於怡怡則爲先失所以處兄弟之道矣而餘何言乎以子路之剛果故告之以此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以善人而教民至於七年之久而猶曰亦可以即戎言兵之不易也如此然所謂即戎者如易利用

行師利用侵伐之類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所謂教者教之以君臣父子長幼之義使皆有親其上死其長之心而又教之以節制如司馬法是也若未之教而驅之戰則是棄之死地而已矣

憲問篇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邦有道而祿食理之順且常也若無道之世退而處約乃其常耳而可榮以祿焉則必枉其道爲可恥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三才

南軒論語解卷七

十

通志堂

尔公

克伐怨欲不行亦可謂能制其私欲者矣然克伐怨欲之根猶在也若夫仁者之心則克伐怨欲無自而萌焉故制之於流未若澄之於源也欲進於是其惟克己乎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懷居者志不立其何以爲士乎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危者高特之意君子非固欲危其言行也介然守道不徇於世自世人視之見其高且特耳行有一定之操故不以世之有道無道而改若夫言則可

孫矣孫言所以辟禍也其孫也亦豈枉其理哉特
含蓄而不敢盡耳尹氏曰爲國者使士言孫不亦
殆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
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必有言其有言也和順積中而發見自然
也仁者必有勇其有勇也其惻怛之中誠形於外
也固有務於言實未至者矣故有言者不必有德
固有勇於爲而未必中於道者矣故有勇者不必
有仁是以君子惟德之務而言非所先也惟仁是
求而勇非所病也

三月六十七

南軒論語解卷七

十一

通志堂
朱盛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荅南宮适出子曰君子
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方是時天下以力相高而不知貴德南宮适之言
謂強力不可恃而德之爲尊也夫子不荅者以其
有禹稷之言荅之則是已當之也而以其言之善
則從而美之使學者知尚德之意也言禹稷之德
而獨稱其躬稼者舉其見於行事之實也南宮适
亦知言哉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斯須之間心不在焉則爲不仁是故君子戰兢自

持而唯恐失之也若小人則戕賊陷溺者之深雖乘彘之端不容盡殄而不能以自達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愛之斯勞之矣忠焉斯誨之矣勞者勸其善以長之也誨者語其失以救之也君子之於人也忠愛之情篤故長善救失之意無窮已焉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鄭小國也介於大國之間其所以能自保者亦以辭命之善而其辭命之善則以夫衆賢之力耳草創者具其大綱也討論者攷之古驗之今而詳訂

三石生六

南軒論語解卷七

十二

通志堂
不盛

之也修飾者善其辭氣也至於潤色之際則命幾於成矣必經子產之手點化之而後其精神氣象爲備也聖人稱之以見爲命猶當假衆賢之力則夫事有大於是者又可知矣雖然鄭獨其爲命之善可以自保而已假使賢才有造於此而經理其國皆無憾如此則豈特僅自保而已乎凡此皆聖人言外之意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子產之德惠爲勝故獨以此目之彼哉彼哉謂其人之不足稱也人也云者古注云如詩所謂伊人

當從此說蓋如曰之人也云爾舉其奪邑而人不
怨則可見其爲政之得宜也凡夫子之稱管仲皆
舉事以言之聖人抑揚之意固亦可見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富而無驕易不矜於外物者能之至於貧而無怨
非內有所安者不能也或謂世固有處貧賤而無
失至於一旦當富貴之地則失其本心然則難易
之論有時而不然耶此蓋未知夫無怨之味也所
謂處貧賤而無失者特未見其失於外耳又烏能
保其中之無怨耶蓋一毫有所不平於其中皆爲
怨矣故貧而無諂易貧而無怨難無怨則進於樂
矣

三百七

南軒論語解卷七

十三

通志堂
吾德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老者行義爲人所尊之稱趙魏老在當時號爲家
事治者公綽之不欲其德可取也故以爲趙魏老
則優若夫滕薛則小國也大夫之職煩勞意者公
綽之才有所不足故不可爲耳大抵用人之方貴
於處之得其當而已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下莊
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
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
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兼四子之美而文之禮樂然後可以爲成人蓋體不備不足以爲成人故四子之美必兼得之雖兼之矣而不文之以禮樂則亦將失其序而不和故必文以禮樂而後可也文之以禮樂道問學之事也語成人之極致至於聖人之踐形而後爲盡故此言亦可以爲成人矣然而又言其次者聖人所以引而進之也見利思義無苟得也見危授命無苟避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不食其言也是雖未有過人之才而亦敦篤忠信之人故在今日論之亦可以爲成人此亦思狂狷之意耳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公叔文子意者簡默重厚之士故人之稱之如此聖人質之於其門人將以察其然也公明賈之言則善矣然非公叔文子之所及也蓋如賈之所言非和順積中發而中節者莫能然不直謂不然而爲之疑辭曰其然豈其然乎聖人辭氣含洪忠厚如此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武仲出奔邾自邾如防使來告曰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於是魯立臧爲焉尹氏曰據邑以請立非要君而何不知義者將以武仲之存先祀爲賢也故夫子正之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程子曰晉文公欲率諸侯以朝天子正也懼其不能故譎而行之召王以就焉人獨見其召王之非而不見其欲朝之本心是以譎而掩其正也齊桓本侵蔡遂至於楚而伐之責其職貢之不修其行非正然其所執之事正故稱其伐之正而不見其行事之本譎是以正而掩其譎也聖人發其心迹

習六

南軒論語解卷七

十五

通志堂
洪甫

使晉人勤王之志顯且使後世知慎所舉而不失其正也雖然桓文皆未爲盡善也聖人斯言使知夫立意雖正而用之之差則反害其本意又使人知夫所行雖正而本意發之未善者亦終不可掩也大抵始終一出於正表裏粹然而無疵乃爲善耳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

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夫子所以稱管仲者皆仁之功也問其仁而獨稱仁之功則其淺深亦可知矣只爲子路疑其未仁子貢疑其非仁故舉其功以告之若二子問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異矣聖人問荅抑揚之意學者當深味之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外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志在上賢而不萌媚忌之心以斯一善其諡以文可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

三言

南軒論語解卷七

十六

通志堂

洪甫

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以衛靈公之無道然所用得其才猶足以無喪雖然僅能維持使之勿喪而已若身正於上而用得其人則孰禦焉

子曰其言之不忤則爲之也難

易其言者實必不至若聽其言而不忤則知其爲之難也矣故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而仁者之言必訥也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

後不敢不告也公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春秋之時三綱淪九法斁至於弑父與君亦莫之禁也孔子因陳恒之事而正討賊之舉此天下之大幾也斯事一正亂臣賊子無所容迹三綱可整九法可序而天下之事可以次第而舉矣沐浴而朝敬其事以卜天意也而公使告夫三子者孔子豈不知三子之必不以為可哉然當是時孔子已去位而從大夫之後君使之告則不可以不告也雖然是殆天意而已矣程子曰使當時之說得行則將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命於周率與國而討之東周其復興乎若如左氏所載以魯之半加齊之半之說則是以力而不以義也豈孔子之心哉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盡誠而不欺犯顏而納忠事君之義大要盡是矣然勿欺其本也勿欺矣則誠信充積一不得已有時而犯之則有以感動之若忠信有所不足於事君之道為未盡而徒以犯顏為事亦鮮味矣以子路之剛果不患其不能犯故告之以勿欺之為主焉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達者達盡其事理也上達者反本天理也下達者

趨末人欲也皆云達者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皆云喻也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學以成己也所爲成物者特成己之推而已故古之學者爲己而已而立而爲人之道固亦在其中矣若存爲人之心則是徇於外而遺其本矣本旣不立無以成身而又將何以及人乎

然而己若爲人而學其作哉皆以人而已豈所以爲學哉

一本云學以成己也古之學者爲其所當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子出子曰使乎使乎

三音五三

南軒論語解卷七

十八

通志堂
葛君宣

公明賈之稱文子其言雖美而實則失之伯玉之使其言雖謙而意義永事情稱也夫欲寡過而未能非篤於進德修業者莫知此味也則伯玉之賢可知矣而其使之才亦可知矣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解已見上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位非獨祿位之稱大而君臣父子微而一事一物之間當其時與其地所思有所止而無所越皆爲不出其位也非有主乎其中者其能然乎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言過其行則爲無實之言是可恥也恥言之過行則其篤行可知矣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君子之道不越是三者而已矣自學而言之則知知仁守勇決三者所當並進也自德而言之勇之成名有未及乎知而知之成名有未造乎仁也夫子言之而不居郁乎其忠厚而浩乎其無窮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擬議人之優劣非知者其能之乎故亦可謂之賢而曰夫我則不暇求之他人不若篤其在己也聖人抑揚之間所以長善揅失者宜深味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四端五典雖聖人不自以爲能盡也而況於學者其不能之患何有極乎而何所願乎外也若有一毫患人不己知之心萌於中則其害甚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詐億不信者智術之用而先覺者誠信之存蓋誠信充積於內則人之情僞事之幾微自無得而逃如鑑明於此而妍醜莫隱也若先以逆與億加之則吾固已自墮於欺妄之域矣雖使有時而或中至於情僞之交幾微之會必不能以先覺是猶

反鑑而索照也雖然固有不逆詐不億不信而不能先覺者則以夫天資雖美而誠身之未至也故必曰先覺之是賢此所以貴乎學也一本云孔注先覺人情者是寧能為賢乎此解文義順蓋人必欲以先覺為賢則未免於逆詐億不信而不知其在己者先陷於巧偽矣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又何必以能逆億於先為賢乎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辭氣何其溫厚而含蓄也

微生叡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包注固謂疾世固陋此解是栖栖猶皇皇也佞口給也疾猶病也微生叡謂夫子皇皇歷說類夫尚口者夫子以為非敢為佞病夫世之固陋云爾病世之固陋而欲以啓告之則有所不得已焉者微生之流蓋未知聖人天地生物之心也

四百五十六

南軒論語解卷十

二十

通志堂王順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之得稱為其德不為其力也而況於君子豈不以尚德為貴乎苟無其德雖曰有才其得謂之君子乎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以怨報怨固為刑戮之民然以德報怨亦私意耳蓋所謂怨者猶橫在胷中故也若君子之心則何怨之存以直荅之而已直者蓋待人之常道順理之是非也以待人之常道待怨者則怨之不存可

知矣然於有德者則不能以忘德之之意未嘗不
存蓋亦非姑息之謂特周旋曲折之間每致其敦
篤焉耳此忠厚之心也

一本云怨有輕重若施於己之怨則犯而不校何報之有若君父兄弟交游之怨則義有當報者所不當報而不報於所當報而報皆順夫理之當然此所謂直也立則非動於血氣可知矣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
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莫我知之歎所以發問者賜有問焉可謂達矣無
所必於天故不怨無所期於人故不尤惟篤其在
己者而已下學而上達是也下學上達謂下學人
事而上達天理天理初不外乎人事也知我者其
天乎所謂天者理而已聖人純乎天道故其發言
自然如此

南軒論語解卷七

二十一

通志堂
柏子林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
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
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莫之致而至者命也道之廢興有命公伯寮何所
預於其間哉不曰已而直曰道之將行與廢方之
孟子予之不遇魯侯之論亦可以見聖賢氣象之
分矣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辟世者超然遠舉不與世事接也如太公伯夷居
海濱之時辟地不居亂邦也辟色禮貌衰則去之

者也辟言言弗行則去之者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子曰作者七人矣

橫渠張子曰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聖人非不知道之不可行而皇皇於斯世者天地生物之心也晨門蓋賢者之隱於抱關擊柝知其不可爲而遂已者也彼雖知世之不可以爲而未知道之不可以已也然而玩其辭氣緩而不迫則

其所養有過於荷蕢之果者與

三才九十四

南軒論語解卷七

二十二

通志堂
栢子林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屬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去聲矣

荷蕢聞磬聲以有心量夫子然彼獨未知夫子之心也則以爲區區然欲世之知而已故謂莫已知則可以已深則當屬淺則當揭人不已知則當已也果哉末之難矣謂其言之果而無得與之辨論矣難去聲如楚狂接輿則欲下而與之言荷蓀丈人

則使子路反見之蓋察其辭氣恐或可告語故耳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曰何必高

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子張疑人君之不可以三年不言也故有此問此
特以利害論而未究夫事理之實也冢宰之職統
百官均四海三年之間百官蓋總己以聽矣夫君
勅五典以治天下而廢三年之達喪何以教民孝
乎夫子謂古之人皆然蓋言此天下之常經古人
之通道故耳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上篤於禮則民興辭遜而順其長上故易使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
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

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修己之道不越乎敬而已敬道之盡則所爲脩己

者亦無不盡而所以安人安百姓者皆在其中矣

蓋一於篤敬則其推之家以及於國以及於天下
皆是理也極其至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兆民雖衆

其有不得其所安者乎是則脩己以敬一語理亦
無不盡者子路疑其未足也則告之以脩己以安

人安人是己之所推而已又疑其未足也則告之

以安百姓安百姓是安人之備者而已又曰堯舜
其猶病諸欲子路之母忽於斯也凡覆載之內堯

舜固欲己之澤均被之也有未能焉是堯舜之所

病也此脩己以敬無窮意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原壤放達自居而不由於禮攷之檀弓於其母死升木而歌則可見其人矣其在莊周列禦寇之下乎聖人於其夷踞以俟叩其脛而數之以為幼而不率其幼長而無可稱述如是而老而不死亦賊於天理而已蓋幼者當孫弟是乃天理也於是而不率則無往而不為賊天理矣方是時原壤亦長矣而聖人自其幼不孫弟數之則見其弊之所自也意原壤是時猶可以告故叩脛而告之是亦教

四百三

南軒論語解卷七

十四

通志堂

者之一術也

一本云聖人之教人必使之自幼而習於小學之事蓋孫弟乃學之本也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闕黨童子意者其將命有若成人故或人疑其為求益者也夫子之意以為童子當為童子之事而已童子坐則隅不敢居於位也行則左右不敢與先生並行也今居位而並行是不止乎童子之習而自進乎成人之列有躐等之意無自卑之心為能以求益乎故以為欲速成者而已如物之生循其序而生理達焉若欲速成則反害其生矣故聖門之學先之以洒埽應對進退之事所以長愛

敬之端而防敖惰之萌使之循而有進也其可忽
諸

南軒先生論語解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辛

南軒論語解卷七

二五

通志堂
子能

南軒先生論語解卷第八

衛靈公篇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夫子之在衛靈公雖無道然亦嘗側聞夫子之所趣矣顧方以問陳爲言與夫子之意可謂肯馳夫子所以荅之者則以己之所學者在此而不在彼以其不合也故明日而行焉夫自春秋之時言之諸國以強弱爲勝負軍旅之事宜在所先而俎豆之事疑若不急者矣曾不知國之所以爲國者以夫天敘天秩者實維持之也爲國者志存乎典禮則孝順和睦之風興協力一心尊君親上其強孰禦焉不然三綱淪廢人有離心國誰與立軍旅雖精果何所用哉獨曰俎豆之事者俎豆之於禮敎猶陳之於軍旅對其問陳之辭也蓋俎豆雖有司之事然實理之所寓而敎之所由興也使靈公而有志乎俎豆之間則推而達之必有不可已者於其所爲一日而不敢安者矣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子路之愠以爲夫子之德之盛疑其不當窮也此不幾於不受命乎夫子荅之之意以爲命之不齊

君子小人皆有窮也特君子能守而小人流於濫
爲異耳濫者汎溢之稱言失其守也怨天尤人有
動於中則將失其守矣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賜之學博矣夫子欲約之也故進而語之多學而
識之固賜之所以觀聖人者賜聞斯言而遽曰非
與知夫子將有以告已也亦可謂達矣告之以予
一以貫之使之極夫體之所該而用之所宗也所
謂約我以禮者與雖然學必博而後可歸於約多
學而識之固學者所當從事也若遽欲躡等以進
夫一貫之妙而於所謂博以文者曾有所未習焉
是爲終於窮大失居而已夫子之告子貢與告曾
子理則一而告之之意則有異也於參也所以達
其至於賜也所以迪其歸二子所造蓋有淺深故
所以告之之意不同然在教者之當其可則亦一
也此亦子貢初年時事耳至於論夫子之得邦家
者則所謂一貫之理蓋識之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知德者鮮以其踐履之未至故不能真知其味夫
子以此告子路使之勉進於德而不以聰明強力
爲可恃也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曰無爲而治又曰夫何爲哉蓋敘典秩禮命德討罪莫非天也舜何所爲於其間哉恭己以正南面而已恭己則奉順而不失也正南面云者猶云以是居正位而已獨稱舜者禮樂法度至舜而備人見其制作之盛而不知其本無爲也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篤敬者敦篤於敬也言忠信則言有物行篤敬則

四百

南軒語論卷八

三

通志堂
芝震生

行有恒以是而行何往而不可故雖居蠻貊之邦亦可行也蓋人雖不己而在己者亦未嘗不行焉若夫言不忠信行不篤敬則妄而已故雖州里亦有所不可行也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使之存乎忠信篤敬之理也存之不素而欲保之於言行之間難矣存而不舍則見於言行者斯不違焉如是而後可以行也子張書諸紳請事而不敢忘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史魚可以謂之直而已然能伸而不能屈未盡君

子之道若蘧伯玉之卷而懷之則能因時而屈伸者也故謂之君子然比於用則行舍則藏者則猶有卷而懷之之意未及乎潛龍之隱見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可與不可非知者孰能審之失人則非所以成物失言則非所以成己然非所以成物是亦有害於成己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人莫不重於其生也君子亦何以異於人哉然以害仁則不敢以求生以成仁則殺身而不避蓋其死有重於生故也夫仁者人之所以生者也苟虧其所以生者則其生也亦何爲哉曾子所謂得正而斃者正此義也志士志於仁者與仁人淺深雖有間然是則同也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器利則事善所事者賢所友者仁爲己者之先務也若所事與所友汎而不知擇則其亡焉者不自知矣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聖人監四代之事而損益之以爲百王不易之典
此其大綱也其綱見於此而其目則著於春秋以
此荅顏淵惟顏子可以與於斯也故鄭聲遠佞人
亦爲邦之大法也以其易溺而難防故重言曰鄭
聲淫佞人殆聖人每致戒於斯者非聖人必待戒
乎此也於此以設戒是乃聖人之道也故鄭聲遠
佞人而後四代之法度可以興行而無斁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慮之不遠其憂即至故曰近憂易於履霜即曰堅
冰至以見其憂之在近也慮患於履霜之初則有
以弭憂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世之誠於好德者鮮夫子所以歎道之難行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
也

位於朝者以薦賢相先爲義既知其賢而不與立
是冒居其位而已故爲竊據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厚者敦篤也躬則自厚而責望於人則薄其所處
豈不有餘裕乎然則何怨之有孟子所謂發而不
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小人不篤之己而
責於人者深其心未嘗須臾而得其平也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侯氏曰天下之事當防微杜漸於未然之前故不
曰如之何若至於已然橫流極熾無可奈何之後
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故曰如之何者吾末如之
何也已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羣居之益爲夫講習於義理也若終日相處不及
於義而徒以小慧爲能非惟無益反有損矣故曰
難矣哉蓋義者天理之公小慧則才知之私而已
不講求義理之歸而相高以私知其損豈不大乎
故小慧之行義之賊也

南軒論語解卷八

六

通志堂
若震生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君子哉

義以方外是義爲用也而此章則以義爲體蓋物
則森然具於秉彝之內此義之所以爲體也必有
是體而後品節生焉故禮所以行此者也其行之
也以遜順則和而不失故遜所以出此者也而信
者又所以成此者也蓋義爲體而禮與遜所以爲
用而信者又所以成終者也信則義行乎事事物
物之中而體無不具矣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病無能者非他也病夫履行之無其實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有是實則有是名名者所以命其實也終其身而無實之可名君子疾諸非謂求名於人也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君子無適而非求諸己小人無適而非求諸人求諸己則德日進求諸人則欲日肆君子小人之分蓋如此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而所求者亦反諸己而已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此亦記言者之意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三石李五

南軒論語解卷八

七

通志堂
君茂

矜莊以自持則易以不和而失於爭羣居而相與則易以有此而失於黨君子非與人異也處已嚴而不失其和故矜而不爭君子非與人同也待物平而不失其公故羣而不黨惟敬者爲能處此而弗失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以言舉人則行不踐者進矣此固不可也然而雖使小人言之而善亦不害其爲善言也以人廢之則善言弃矣故君子雖不以言舉人而亦不以人廢言公心無蔽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

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人之患莫大於自私恕者所以克其私而擴公理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之方也是所當終身而行之者極其至則仁也忠恕體用也獨言行恕者蓋於其用力處言之行恕則忠可得而存矣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毀者指其過譽者揚其美誰毀誰譽謂吾於人初無毀譽之意也而有所譽者必有所試因其有是實而稱之春秋之時風俗雖不美然民無古今之異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亦斯民也順理之謂直

三〇七二

南軒論語解卷八

八

通志堂
尹茂

可毀可譽在彼循其理而已先王命德討罪亦若是也不云如有所毀譽而獨言譽者聖人樂與人爲善之心也且必有所試而後譽則其毀抑又可知矣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有馬借人乘之已雖有馬不能乘習則借人乘習之史有闕文以待來者其意亦猶是也言始猶及見而今則亡歎風俗之日趨於薄也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之亂德以其不本於誠實也小不忍之亂大

謀以其輕發於血氣也故進德者以謀言爲先當
大事者以忍性爲本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天下之善惡有如黑白之易明者衆之好惡固所
同也至於事若善而其情則有害事若不善而其
情或可取此衆人之所惑而君子之所察也如孟
子於仲子匡章是已故衆之好惡君子必察焉取
於衆而察於獨理斯無蔽矣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道不遠人願充之何如耳充盡其道即是聖人故

曰人能弘道然道非於衆人之身而不足而於聖

三才九

南軒論語解卷八

九

通志堂
周文啟

人之身有餘也道固自若耳故曰非道弘人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改則其過亡矣若過而不改則其過常

存斯爲過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學原於思思固所以爲學也然思至於忘寢與食

而不以學濟之則亦爲無益也學者所以習而行

之也習而行之則其思爲益矣此章非以思爲無

益也以思而不學則無益耳聖人固不爲無益之

思也即已而言所以教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

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謀道與食之心不兩存也謀者思慮營爲之也耕本爲求飽而已豈望餒哉而豐荒之不齊則餒存焉譬之學者本爲求道而已豈望祿哉而上之人知而舉之則祿存焉學者不求祿之心如耕者之不望餒可也重之曰君子憂道不憂貧惟憂道故謀道惟不憂貧故不謀食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知及乎此而仁不能守此則未能保之於己也仁

三才八九

南軒論語解卷八

十

通志堂
周文啟

能守之則在己者實矣又須莊以涖之而後內外相成而無弊而又欲動之以禮然後爲盡善動之以禮者以禮教民風動之也此雖統言爲政之道至此而後善然所以成己亦一而已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君子所存者大故不可以小者測知而可以當其大者小人局於狹小其長易見故不可以任大而可以小知之大受如學者之學聖人有爲者之當大任是也小人用過其量則敗矣而其小有才知亦不可廢也君子而小知則不盡於用小人而大

受則必敗於事此其爲任賢使能之異也與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
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夫民所以不肯爲仁若是其甚者其故何哉私欲
蔽之也能克其私則其於仁也孰禦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夫子嘗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
不足者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爲仁由己於
此又明不讓於師之義蓋道不遠人爲之在己雖
所尊敬亦無所與讓聖人勉學者使之用其力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三賢士

南軒論語解卷八

十一

通志堂
君德

貞者貞於義也諒者執小信也貞於義則信在其
中若但執其小信而於義有蔽則失其正而反害
於信矣蓋貞於義者公理所存而執小信者私意
之守而已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事君者主於敬其事而已官有尊卑位有輕重而
敬其事之心則一也後其食猶後獲之意然則爲
貧而仕則奈何孔子嘗爲委吏矣亦曰會計當而
已矣嘗爲乘田矣亦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蓋亦
以敬其事爲主也若曰爲貧而仕食焉而已違卹
其事則失其義矣

子曰有教無類

人所稟之質雖有不同然無有善惡之類一定而不可變者蓋均是人也原其降衷何莫而不善故聖人有教焉所以反之於善也教之行愚者可使之明柔者可使之強其有氣類之不可變者乎然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則氣類又若有異何也蓋氣有可反之理人有能反之道而教有善反之功其卒莫之能反者則以其自暴自弃而已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君子以義小人以利義利之所趨不同烏能相爲謀乎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於達意則止蓋過是則爲徇於辭而反害於實故也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道無往而不存聖人之動靜語默無往而非道蓋各止於其所而已師冕之見及階則告之階及席則告之席旣坐則歷告之以在坐者蓋待瞽者之道當然爾子張竊窺而有問焉夫子以爲固相師之道辭則近而意亦無不盡矣事事物物莫不有

其道蓋所當然者天之所爲也夫以一日之間起居則有起居之道飲食則有飲食之道見是人則有待是入之道遇是事則有處是事之道道不可須臾離也一失所宜則爲廢是道矣是故君子戰兢自持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惟懼其失之也夫惟天下之至誠一以貫之道之所在如影之隨形蓋無往而非是矣

季氏篇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孔注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

也

由求以伐顓臾之事告而夫子首呼求以語之豈
求在季氏之間爲用事者耶社稷臣謂在吾疆土
之內而主事者冉有以夫子之不善是也則以爲
是季孫之意而已夫子責之以爲人之相不能扶
持其顛危則安所用之如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
櫝中豈得歸過於他人主之者實任之耳冉子至
此無所遁其情則言顓臾當取之意意實欲之而
不曰欲之更爲之辭以文其事君子之所疾也夫
季氏增植其私家其意非特懼顓臾爲子孫憂而
已也蓋欲廣土地而利其有耳夫子告之以爲國
之常道蓋有國者不以狹土少民爲患患澤之不
能均耳不以貨財不足爲患患民情之不安耳若
施均一之政則百姓足而何不足之憂若有以和
協之則人情得而何寡之慮有以安輯之則上下
寧而何傾危之至此蓋爲國能邇之道也近者悅
而遠者來矣而猶有不服焉則益求之於己修文
德而已文德仁也於其來也則亦安之而已蓋主
於使遠近俱安而已此乃爲國家者之常道也使
季氏爲魯國之政而率是道則遠敢崇私門弱公
室爲分外之舉以失民心乎求也爲相旣不能使
之修德以來遠人而其近亦日以攜散而莫能守

乃欲動干戈以逞其欲夫季氏卿也而上僭其君其下觀之亦將不奪不厭是徒以顓臾爲子孫憂而不知禍之起於蕭牆蓋有理之必然者矣冉有但知爲宰者當任其家事而昧於幾微暗於遠大如此斯爲具臣而已矣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禮樂征伐天子之事也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矣蓋天子得其道則權綱在己而下莫敢

卷七

南軒論語解卷八

十五

通志堂
雜堯之

干之也所謂自天子出者天子亦豈敢以己爲可專而以私意加於其間哉亦曰奉天理而已矣此之謂得其道若上失其道則綱維解紐而諸侯得以竊乘之禮樂征伐將專行而莫顧矣若諸侯可以竊之於天子則大夫亦可以竊之於諸侯而陪臣亦可以竊之於大夫矣其理之逆必至於此也所以有十世五世三世之異者尹氏謂於理愈逆則其亡愈近是也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者政出於一也庶人不議者民志定於下而無所私議也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斯言發於魯定公之世蓋魯自宣公賴襄仲以立而三家始盛專制魯國之賦而祿去公室矣又一世而政悉移於大夫自成公而下爲國君者拱手聽命而已孔子於祿去公室政在大夫而知之三桓子孫之必微以理之順逆勢之陵犯而知之也夫三家視其君而起不奪不厭之心則夫陪臣視之亦何憚而不萌此心乎方三家專公室之祿而竊魯國之政本其私意欲以利其子孫也而豈知子孫之微實兆乎此哉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四

南軒論語解卷八

十六

通志堂
疏堯之

友者所以輔成己德也直者友過必聞諒者忠信相與多聞者知識可廣是三者友之則使人常懷進修而不敢自足得不日益乎便辟便佞謂便於辟與佞者善柔謂善爲柔者辟則容止足恭柔則每事卑屈佞則巧言爲悅是三者友之則使人日趨於驕情焉得不日損乎自天子至於庶人皆當謹乎此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節禮樂者進反之義樂節禮樂則足以養中和之德樂道人之善則足以擴公恕之心樂多賢友則

足以賴輔成之功是烏得不日益乎樂驕樂則長
傲樂佚遊則志荒樂宴樂則志溺烏得不日損乎
損益之原存於敬肆而已驕樂以驕矜爲樂也宴
樂以宴安爲樂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
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言而當其可非養之有素者不能然也不然鮮不
蹈此三愆者矣言未及而言欲言之意先之也故
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當言之理不發也故謂之
隱未見顏色之相接也而遽發言是又甚於躁者
冥行而已故謂之瞽察言而觀色所以爲達也與

三十字

南軒論語解卷八

十七

通志堂
陳心甫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
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旣衰戒
之在得

人有血氣則役於血氣血氣有始終盛衰之不同
則其所役亦隨而異夫血氣未定則動而好色血
氣方剛則銳而好鬪血氣旣衰則歉而志得凡民
皆然爲其所役者也於此而知戒則義理存義理
存則不爲其所役矣此學者所當警懼而不忘者
也至於成德之君子固有以化其血氣之私然戒
心亦未嘗不存也此放鄭聲遠佞人孔子所以告
顏子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
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畏天命奉順而弗敢逆也畏大人尊嚴而弗敢易
也畏聖人之言佩服而惟恐違也然而是三言主
於畏天命蓋其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亦以其知天
命之可畏而已小人不知天命之所存是以冥行
而莫之畏不畏天命則其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亦
無所不至矣大人德與位之通稱也或曰孟子謂
說大人則藐之與斯言有異乎孟子之言謂當正
義以告之不當爲其勢位所動耳若夫尊嚴之分
則固未嘗不存也言各有所指耳

四百七

南軒論語解卷八

十八

通志堂
心甫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
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生知學知困知中庸言及其知之則一者言其終
所至之同也此有三等之分者言其始所進之異
也生知者天稟所鍾之全粹不待學而自知義理
也其次則必學而後知又其次困而後反於學困
而學雖在二者之下然其至則一者以夫人性之
本善故耳若困而不學則是自暴自弃斯爲下愚
矣然而生知學知困學其至雖一而氣象規模終
有不同者焉玩諸古聖賢則亦可見矣孔注困謂
有所不通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九思當乎此則思乎此天理之所由擴而人欲之所由遏也然而九者要當養之於未發之前而持之於既發之後不然但欲察之於流而收之於暫則多見其紛擾而無力矣楊氏曰德以思而成以忿欲而敗故九思始於視聽貌言而終於忿與見得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四方九

南軒論語解卷八

十九

通志堂

開石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

見善如不及徙義之速也見不善如探湯惡不仁之甚也此篤於自好者能之至於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則其退也所以安其義之所安而其進也所以推其道於天下耳蓋其所達之道即其所求之志也此大人之事故曰未見其人也舉夷齊而言夷齊所謂能求其志者也先以齊景公爲言以見求志者非有慕乎外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

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鯉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聖人竭兩端之教於親踈賢愚無以異也其告門人固嘗曰興於詩立於禮而此語伯魚亦先之以學詩次之以學禮學之序固當然也不學詩無以言易其心而後能言也不學禮無以立謹其節而後有立也陳亢初疑伯魚之有異聞及聞斯言乃亦夫子之所以教門人者故有遠其子之言謂不私其子也味伯魚荅陳亢之辭氣則亦可見其薰陶之所得矣

南軒論語解卷八

二十

通志堂
閱

三万七六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此正名之意也其名雖是而可亂其實乎春秋之時以妾母爲夫人者多矣其甚則以妾爲夫人如魯惠晉平之爲者又其甚則有若魯昭之娶同姓者其實之乖一至於此然則君之稱夫人夫人之自稱與夫邦人及異邦之人稱之其得安乎哉正其名所以責其實也歟

南軒先生論語解卷第九

陽貨篇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陽貨欲夫子之見己以夫子之不往也則歸豚焉欲夫子之來拜也在禮當往拜則烏得而不往時其亡者則不欲見之也遇諸塗則有不得避焉貨三問而應之如響者貨蓋不可與言者故申不已

二百五

南軒論語解卷九

一

通志堂
陳元

之意而遜辭以荅之然懷寶而迷邦誠不可謂之仁好從事而亟失時誠不可謂之知夫子誠未嘗不欲仕者特非其道則不可耳是則言雖遜而理亦未嘗枉也此待惡人之道若他人遜言則或至於害理直理則或傷於辭危聖人從容酬酢其含蓄中節如此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原性之理無有不善人物所同也論性之存乎氣質則人稟天地之精五行之秀固與禽獸草木異然就人之中不無清濁厚薄之不同而實亦未嘗不相近也不相近則不得爲人之類矣而人賢不

肖之相去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者則因其清濁厚薄之不同習於不善而日遠耳習者積習而致也善學者克其氣質之偏以復其天性之本而其近者亦可得而一矣

子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

上知則不淪於下下愚則不達於上苟非上知下愚則念不念之分固可得而移也上知下愚一存於氣稟乎曰不然上知固生知之流然亦學而可至也均是人也雖氣稟之濁亦豈有不可變者乎惟其自暴自弃而不知學則爲安於下愚而不可移矣

南軒論語解卷九

二

通志堂
陳元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莞爾而笑者聞弦歌而喜也割雞焉用牛刀者謂其治小以大也君子學道則有以養其仁心故愛人小人學道則亦和順以服事其上故易使夫子聞子游之語恐學者疑於前言以寡國小民爲可忽也故告二三子以子游之言爲是而謂前言爲戲之辭氣抑揚之間豈弟和平無非教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

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公山弗擾之召夫子謂其不徒然者以其肯召聖人恐有悔過自新之意也自周之東君臣上下之分日以陵夷故諸侯逼天子大夫制諸侯而陪臣畔大夫此東周之爲也如使聖人得用必以正名爲先固將反東周之爲而復西周之舊則夫公山弗擾其得爲今日之事乎子路之不說懼其汙也不知使聖人而誠可往則其撥亂反正固有道矣或曰公山弗擾執季氏以畔安知其志不在於克亂以權耶其能強公室殆未可知也其爲東周亦未可知也夫弗擾不稟命於公而輒畔其大夫逆也欲以是而克亂是謂以亂易亂而反加甚焉後世亂臣賊子所以借虛名而爲篡奪之計者也若夫子意其如是而欲往則是聖人可陷而可罔也其說失之矣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徧可知矣然恭其本與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

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此君子守身之常法也至於磨不磷涅不緇在聖人然後可以言此蓋堅之至則磨而不磷矣白之至則涅而不緇矣故楊氏曰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者幾希矣然而公山弗擾與佛肸之召夫子皆嘗欲往而卒不往何也其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爲之事而卒不往者則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爲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子路蓋不悅乎弗擾之召矣及佛肸之召而復有言焉則以夫中心所疑雖聞聖人之言而自反終未安故問辨之不敢釋抑可謂善學矣然而子路之不悅在子路之分則當然蓋子路以已處聖人而未能以聖人觀聖人耳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學所以明善也不知學則徒慕其名而莫知善之所以爲善矣好仁不好學之蔽如欲力行自守以

爲仁而不知學以明之則其所行所守未免於私
意適足以爲愚而已至於好知不好學則用其聰
明而不知約之所在故其蔽蕩好信不好學則守
其小諒而不知義之所存故其蔽賊好直不好學
則務徑情而不知含蓄故其蔽絞者訐而已好
勇不好學則犯難而不知止故其蔽亂好剛不好
學則務勝而不知反故其蔽狂是六者本爲達德
善行而不好學則非所以爲德行而反以自蔽學
如行大道日闢而通也不學如守暗室終室而蔽矣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
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西力十九

南軒論語解卷九

五

通志堂
王生

興謂興己之善觀謂觀人之志和平而無邪故可
以羣親切而不傷故可以怨溫柔敦厚深篤乎人
倫之際故邇可以事父遠可以事君而又可以多
識鳥獸草木之名是則詩其可以不學乎張子曰
止言事父事君舉其重者言之也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
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爲周南召南者謂躬行周南召南之實也天下之
事未有不本於齊家必如周南召南所述室家之
事而後爲家齊由此而達之則無所不可行若爲
之不從此始則動有隔礙雖尺寸亦不可以推而

行也故曰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然而未有不修身而家齊者故欲爲周南召南者又以修身爲先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玉帛固所以行禮也鍾鼓固所以爲樂也謂玉帛鍾鼓爲非禮樂則不可然禮樂豈止乎玉帛鍾鼓之間哉得其本則玉帛鍾鼓莫非吾情文之所寓不然特虛器而已所謂本者反諸吾身而求之則知其不遠也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小人謂在下之小人言君子而色厲內荏則其爲欺與小人之爲穿窬者無以異也尹氏曰色剛厲而內柔荏其欲人之不知也推其心何異穿窬之盜哉

三月五九

南軒論語解卷九

六

通志堂
玉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孟子荅萬章之問詳之矣惟其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說之自以爲是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故爲賊夫德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聞善者存而體之則其德蓄聚若徒以資談說而已則於德何有哉是弃之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患得患失者以得失爲事也其所爲患得者乃計利自便之心惟其有是心故旣得則患失矣其患失之心乃患得之心也未得則患得旣得則患失矣若是則凡可以勿失者皆在所必爲而亦何所不至哉自古亂臣賊子其初亦豈敢遽有篡弑之萌惟其患失之心蹉跌至此故夫未得則患得旣得則患失患失則無所不至履霜堅冰馴致其道也然則計利自便之萌是乃弑父與君之原也聖人謂爲鄙夫者蓋區區惟己私之徇不亦鄙乎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三才卷三

南軒論語解卷九

七

通志堂
閔石

疾生乎氣稟之偏狂而肆者過於進爲也矜而廉者廉隅露見也愚而直者直情徑行也此雖偏而爲疾然猶爲疾之常至於狂而放則流而爲蕩矜而爭則溢而爲忿戾愚而銜直則變而爲詐是蓋世衰俗敝則習益遠故也言疾則固爲偏而今也併與古之疾而亡之則抑甚矣古者三疾學則可瘳也至於今之疾悖理亂常之甚蓋難反矣然困而能學亦聖人之所不弃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解已見前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以其似是而非有以惑人之觀聽是以聖人惡之利口所以覆邦家者蓋變亂事實使是非邪正率皆紊亂邦家所由傾覆也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言本以明理也聖人恐學者但求於言而反以支離也故有予欲無言之歎子貢從而問焉亦可謂達矣所謂四時行百物生者天道之流行無息也天雖不言而何隱哉聖人亦何隱哉動靜語默之間無非至理之所在也再曰天何言哉所以發之者也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之不見疑在棄絕之域矣取瑟而歌使將命者聞之是亦教誨之而終不棄也聖人之仁天地生物之心與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

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人子之致哀於其親，蓋其心之不可以已者。先王制禮爲之，過不及之節而斷之，以三年是謂天之則也。宰我論喪禮而欲止乎期，孔子反復告之以女安則爲之，夫其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果何哉！以其有所不忍於心故也。宰我聞夫子斯言而出，其必有以隱於中矣。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三十七

南軒論語解卷九

九

通志堂

岳海

飽食而無所用心，則放越而莫知其極。凡惡之所由生也，博奕雖不足道，然方其爲之意，專乎此比之放越，而莫知其極者，猶爲愈焉。此章大抵言無所用心，則長惡爲可畏耳。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君子尚義不尚勇，蓋尚勇則徒知勇之務，而或至於犯義者有之。尚義則義之所當爲，勇固在其中矣。亂謂亂常理也，盜謂盜其上。也。君子小人在上在下者爲稱。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

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
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
訐以爲直者

君子者惟其愛人故惡稱人之惡者爲其薄也惟
其順德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爲其逆也惟其循
理故惡勇而無禮者爲其陵犯也惟其達義故惡
果敢而窒者爲其冥行一本作妄動也此惡不善之公心
亦天下之通義也子貢之惡惡其近似而害於知
勇與直者也子貢惡乎此則所以檢身者抑可知
矣微孔注云抄也抄人之意以爲己有

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

怨

三百五十五

南軒論語解卷九

十

通志堂
在海

女子陰質小人陰類其所望於人者常深故難養
知其難養如此則當思所以待之之道其惟和有
制與夫不惡而嚴乎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見惡者有不善而見惡於人也此又甚於無聞者
方其壯時猶不能用力以矯厲則終於淪弃可知
矣此警懼學者使之激昂自進於早也

微子篇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
仁焉

三人者皆當其時於其身處之盡其道者也其立
紂之朝所以維持宗社之心至矣而有不得已焉
則自靖以獻於先王詳味微子一篇則可見三子
之所爲深切至到者矣孔子皆稱爲仁以其不失
夫性之理故也一作以其中誠惻
怛克盡其道故也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
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柳下惠仕則仕黜則黜而未嘗枉其道也若枉道
則害於和之理矣至於孔子道不行然父母之邦
可以去而亦去雖周行天下而未嘗苟仕也則與
下惠異矣下惠謂焉往而不三黜則所以期於斯

四九七

南軒論語解卷九

十一

通志堂
爾公

世者亦幾於不恭矣此篇記柳下惠於三仁之後
以明其趨之一下文又詳著孔子之事以見聖人
之爲至焉如楚狂耦耕荷蓀之徒則陷於一偏而
不足以知聖人者夷齊而下雖各得其道而未盡
其至者故終之以孔子之無可無不可蓋於
是無以加矣此孟子集大成之意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
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景公計量所以待之輕重是與孔子事道之意違
矣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
待孔子季孟之間則待之之禮爲至矣然曰吾老

矣不能用也此不係待之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今好色而忘
敬賢之心則道之不行可見矣是以去之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
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
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接輿之意蓋欲夫子隱居以避世耳觀其知鳳德
之衰且辭氣舒而不迫其人天資亦高矣夫子意
其可以告語欲與之言其趨而辟蓋匿其聲迹而
已於是見其隘矣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
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
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
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
之士哉擾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
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
與易也

夫子使子路問津亦察其容止之有異也長沮謂
是知津矣此譏夫子周行天下之久也桀溺之
意則以爲當世滔滔一律誰肯以夫子之道易已

所爲言其徒勞爾故以夫子爲辟人之士謂其道不合而後去也以己爲辟世之士謂舉世不得而親之也夫子憮然者以其與吾意異也夫人不可與鳥獸同羣當與斯人爲徒耳以天下之無道也故欲從而變易之使天下而有道則何事於變易乎必如桀溺之意以其無道而辟之則將去人之類與鳥獸同羣而後爲可耳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其意以謂吾知勤四體分五穀之爲道耳植杖而芸亦不迫矣子路聽其辭氣見其容止而敬之拱而立未知所言也止子路宿殺雞爲黍以食而復見其二子則其爲人蓋有餘裕而疑非遂絕世者也故夫子以爲隱者而使子路反見之欲有以告語之也至則行矣則惟恐人之已知故行以避焉其隘可知也子路所云殆述夫子之意云爾義者宜也故宜莫大於

君臣故以不仕爲無義丈人之見二子長幼之節
不可得而廢者也其不可得而廢者非以其性之
所有乎長幼之節旣不可廢則夫君臣之義又烏
得而廢之乎彼蓋欲潔其身而不知亂倫之害於
人道爲大也君子之仕豈爲他哉行吾義而已道
之不行君子豈不知乎而汲汲於斯世者固有不
可以已者也此篇所載楚狂耦耕荷蓀此四人皆
素隱者然就其中荷蓀其差高乎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
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
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
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南軒論語解卷九

十四

通志堂

上

七人者皆爲逸民而制行則異亦有淺深之不同
也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其清之至歟下惠少連雖
立於惡人之朝未免乎降志辱身然道則未嘗枉
也故言不失於倫理而行不違其慮思此所謂由
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者也至於虞仲夷逸則又
其次也放言謂其言放而不拘也異乎中倫者矣
然而其持身亦合於清者之所爲而其退而廢也
亦非素隱行怪之爲有合於權爲可取也若夫孔
子之無可無不可則異乎七子者之撰矣無可者
不以可爲主也無不可者不以不可爲主也其曰

無者言其不存於中也然則夫子之心果何如哉
當可則可當不可則不可大而化之其惟天乎若
夷齊之心則未免有不可若下惠少連則未免有
可也故孟子乃所願則學孔子而已

大師擊適齊亞飯于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漢少師陽擊磬襄入于
海

張子曰始者樂失其次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
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家僭妄自
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踰河蹈海以去亂聖人
俄頃之助功化已如此其曰用我者期月而已可

也豈虛言哉

南軒論語解卷九

十五

通志堂
陳心甫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此四言者反復而言之皆當在所篤也篤乎此則
君國子民之本立矣不施其親尹氏曰親者不失
其爲親是以無所施此說爲安大臣旣用之則當
聽其言而使得行其道其可使怨不吾以乎故舊
無大故則不棄絕之大故必得罪於國與民者也
然曰不棄而已非私以爵祿也無求備於一人於
一夫之身而求備非特失用才之道而亦非所以
養德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騫
張子曰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揚曰八人盡爲
士之道故謂之八士

南軒先生論語解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十六

南軒論語解卷九

十六

通志堂
心甫



南軒先生論語解卷九

南軒先生論語解卷九

南軒先生論語解卷九

南軒先生論語解卷九

南軒先生論語解卷九

南軒先生論語解卷第十

子張篇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見危則致命見得則思義決擇於義利之際也祭則思敬喪則思哀篤於本也其可已矣者猶云若是可謂士矣楊氏曰於成人曰授命曰見利於士曰致命曰見得蓋致命則力爲之不如授命之安見利則未必得也見得而後思義焉則不豫矣此成人與士之異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三万七

南軒論語解卷十

一

通志堂
李立

執德弘則進德有地信道篤則志道不回苟其不然雖有爲善之心亦若存若亡不能爲有亡也程子曰信之不篤則執德無由弘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包注交友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其說是蓋交有淺深二子論交各爲一義不可廢也若但與之汎然交際而已則固當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若與之爲朋友之交則當與其可者而拒其不

可也但拒之之辭微過甚耳然而在學者之分則子張之言未若子夏之嚴也而遽非子夏之說且曰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其言若以成德自居者此亦其堂堂氣象也與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堯舜之道天下之達道也非堯舜之道皆小道而已小道亦各有所長非無可觀也然以致遠則必有弊而不可以行致遠謂推之天下與來世也君子之學豈但爲目前計哉亦期以遠而已則夫小道者宜君子之不爲也然惟其有可觀故可以惑人人惑之謂見其近利云耳若以致遠存心則烏能惑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矣致其知而不舍故其知日新保其有而不違故其有常存此之謂好學日知其所亡謂日知其所未

有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不可便以此爲仁而仁不外是也惟從事於此而不計其獲則循序而有至蓋不可以欲速而臆度也聖門論仁大抵如此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百工居肆所以成其事也君子務學所以致其道也致者極其至也蓋道本不離人然自未合者言之非用力以致之則不能有諸躬耳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有過則改之而已小人恥過而憚改故必文文謂飾非以自欺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望之儼然敬而重也即之也溫和而厚也聽其言也厲約而法也夫其望之儼然若不可得而親也及其即之則溫焉即之也溫若可得而親也而聽其言則厲焉其爲三變豈君子之強爲之哉禮樂無斯須而去身故其成就發見如此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已也

信在使民諫君之先民信則心誠服矣君信則志意交矣然所爲信者在乎篤之已者何如耳易曰有孚盈缶夫使民而民以爲厲已諫君而君以爲謗已是在我乎信未篤而已若舍已而尤人不亦殆乎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大體也小德節目也君子所存大體固有定

而至其酬酢之際用權以取中初無一定之執故未嘗不同歸焉如可以取可以無取可以與可以無與之類是也然而斯言以大德不踰閑爲本必大德不踰閑而後小德可以出入蓋其出入未嘗不在其閑之中故曰可也不然本之不立而謂出入爲可是小人之無忌憚而已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此篇所載子夏之言無非切要而此章尤爲能發

明聖門之閫奧孰先傳孰後倦謂君子教人具有次序蓋其道本末一致豈有以爲先而傳之豈有以爲可後而倦不傳但學者資質聞見如草木區分之不同故所得有淺深之異而君子之道本末實一致耳故曰焉可誣也若夫始末兼舉而無餘憾則是聖人矣非學者事也今夫小子習爲洒掃應對進退之事是之謂小學由是而致其知則存乎其人是之謂大學至於充之而盡亦初不離乎洒掃應對進退之間若以此爲末而別求所謂本則是析本末爲二體形而上者與形而下者不相管屬其爲弊蓋有不勝言矣以子游久在聖門而

其差猶若此甚矣論學之難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成己成物之無二致也古之人學以終其身故仕優則學學優則仕其從容暇裕如此終始於學而無窮已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喪主於哀致者自盡之謂若毀生滅性則是過乎哀者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雖有高明之見卓絕之行謂之難能則可而不害

三百五十四

南軒論語解卷十

五

通志堂
卜音

其爲未仁也堂堂氣象所以爲難與並爲仁也歟蓋是道也必深潛縝密親切篤至而後可以進故如愚之顏子聖人許其不違仁而堂堂之張曾子以爲難與並爲仁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人於他事未能自盡於親喪其可以不自盡乎若於此不能自盡則何事能盡若於此能自盡則於其他亦推是心而已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以爲難能特曰爲之不易云耳蓋父之臣與父之

政必善矣固當奉而篤之若不幸而有悖於理害於事則當察而更之是乃致其誠愛於親也孟莊子之所以終不改者意者其事雖未爲盡善而亦不至於悖理害事之甚與故有取其不忍以改也蓋善而不改乃其常耳不必稱難能惡而不改則是成父之惡不可稱難能也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先王之於民所以養之教之者無所不用其極故民心親附其上服習而不違如是而猶有不率焉而後刑罰加之蓋未嘗不致哀矜惻怛也若夫後

四百五

南軒論語解卷十

六

通志堂
小奇

世禮義衰微所以養之教之者皆蕩而不存矣上之人未嘗心乎民也故民心亦渙散而不相屬以陷於罪戾而蹈於刑戮此所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方是時任士師之職者獄訟之際其可以得情爲喜乎蓋當深省所以使民至於此極者以極其哀矜之意焉可也嗟乎後世治獄之官每患不得其情苟得其情則喜矣夫豈知哀矜而勿喜之味哉能存此心則有以仁乎斯民矣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下流如川澤是也川澤處卑衆水畢萃紂之正道

可謂極矣其曰不如是之甚者言其始亦未至若是之甚惟其爲不善而天下之惡將皆歸之是以若此其極也書稱受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而飛廉惡來之徒皆集於朝不善之積日累月成以至於貫盈是豈不猶川澤所居者下而衆水皆歸之者乎故君子惡居下流強爲善而已矣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人皆見之者君子不以文飾掩蔽其過也日月之食旋而復矣無損其明也故君子改過不吝而德愈光焉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萬理盈於天地間莫非文武之道道初無存亡增損在人所識何如賢者則識其大者不賢者則識其小者人人莫不有文武之道也至如庶民耕田而鑿井仰事而俯育文武之道亦何嘗無乎然則夫子焉往而非學惟善之主而初無常師也此其所以備斯文之大全大舜樂取諸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即此意耳特以文武爲言者以文王武王以來其傳至於孔子故

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所造愈深則人愈難識而況於聖人之爲至乎非得其門而入者何由知其蘊也雖然武叔亦豈真能窺子貢者哉使其果能之則其於夫子之道望乎牆仞當知起尊敬之心求其所以入者而不暇矣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三万四千

南軒論語解卷十

八

通志堂

洪甫

子貢善喻如宮牆日月之喻皆可謂切矣夫丘陵固可踰太山雖高然猶有可踰之理至於日月之行天則孰得而踰之哉人之議日月者初何損於日月之明徒爲自絕於日月而已矣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

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子貢以日月喻聖人之不可踰矣復以天之不可階而升喻聖人之不可及尤爲切至矣蓋大而化之非復思勉所及學者至此無所用其力是豈不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乎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惟天下至誠感無不通也其生也榮其死也哀無不得其所者也其猶萬物之於天乎子貢知足以知此其所造亦深矣

堯曰篇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

三五六八

南軒論語解卷十

九

通志堂
十一

以其德當天心故知天之曆數在其躬允執其中事事物皆有中天理之所存也惟其心無所倚則能執其中而不失此所謂時中也君之所爲安樂者以民故也天之視聽自我民視聽若四海困窮則天祿亦永終矣聖人之相授凡以天人之際而已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程子謂曰字上脫一湯字有罪不敢赦謂桀得罪於天不敢稽天命而不討然凡天下之人莫非帝之臣其善惡不可蔽也則何敢專顧帝所眷命何如爾已有罪則不以及萬方萬方有罪則歸之於己此其自列以聽天命之辭公天下之心如此然則其有天下也亦何與於己哉周有大賚惟善人之是富雖有周至親不如仁賢如周公雖至親亦以尊賢之義爲重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武王公天下之心與成湯無以異也此所載帝王之事孔子之所常言門人列於末章所以見前聖後聖之心若合符節其不得時位而在下則夫子之道其得時位而在上則帝王之業也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權量者法度之所由出也故不可不先謹法度審則綱紀定廢官修則事無曠此政之所以行而無壅也興滅國不欲忘其先之功德也繼絕世不忍墜人之宗祀也舉逸民不使賢才以遐遺也是三者民心之所願而民望之所歸此民之所以歸心也以民食爲重則人務本而有以厚其生以喪祭爲重則民卹終而有以哀其死凡此皆爲政之綱

紀也而行之則有本焉下四者是也寬則民有所措故得衆信則民願爲之役故民任敏則無失時之患故有功公則順天下之好惡故說然是四者之中公又爲本也此亦孔子之所常言帝王爲治之要門人并記於此亦春秋示百王大法之意也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孔子論爲政之方莫詳於此故門人復以附前章之後姑息以予民則惠而費矣若因其所利而利之如制之田產教之樹畜通工易事之類皆是也是則其爲惠均平而何費之有使之不以其道則勞而怨矣以逸道使民則何怨之有凡動於己私者皆貪也若所欲者仁而已則何貪之有君子之所以自處者安裕故常泰然而無所不敬也故不

驕若夫以勢位智力自恃則驕驕則不泰矣正衣冠尊瞻視臨之以莊也持身如是之嚴故人望而畏之而非以威加人也故威而不猛若夫有使人畏己之心則猛而反害於威矣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施於人者也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存於己者也爲政內外始終之道亦云備矣然而欲仁又其本歟不教而殺謂未嘗有教以先之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虐之而已不戒告而視其成是暴之而已令慢而其期則欲必至是賊之而已三者皆不仁者之爲也猶之于人當予則予之耳若爲政但知守出納之吝而不知施舍之宜是有司之事耳尸其政而但爲有司之事豈不失爲人上之道乎此不知者之爲也失人心而召禍亂未必不由此故亦居四惡之一焉尊五美而屏四惡則政日新而無斁矣五美之後必繼之以四惡之防聖人之戒深矣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此所論命謂窮通得喪之有定也不知命則將徼倖而苟求何以爲君子乎知命則志定然後其所當爲者可得而爲矣禮者所以檢身也不知禮則視聽言動無所持守其將何以立乎知禮則有履

踐之實矣知言如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之類
不知言則無以知其情實之所存其將何以知人
乎故知言則取友不差矣此三者學者之所宜先
切要之務必以是爲本而後學可進不然雖務於
窮高極遠而終無所益門人以此終論語之書豈
無言哉

南軒先生論語解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